



圣严法师



著作：大乘止观法门之研究

第二节 《大乘止观》真伪问题的有关资料

《大乘止观》之为慧思撰述说的真伪问题的最先作有力的提出者，是於日本镰仓时代（西元一九二—一三三三年）之初，由一位名叫宝地房证真的天台学者，在他撰作《天台三大部私记》之际，涉及《大乘止观》这部书时，便举出了许多理由，怀疑现存文的《大乘止观》，不像是出於南岳大师的作品。虽然在这以前，或在这以后，也有许多议论，但以证真的观点最具代表性。

若以传统的观念或说法，本论是出於天台宗的第三祖南岳大师的「曲授心要」，被编入现行《大正》卷四六的，也是这部论书(注一)。现传本书的流传，则始於由日本送返中国之时，这是由於唐末五代的兵乱相继，本书即与许多其他的佛典，便在中国散佚，却在海外的日本等地，还被保留着很多珍本，本书可能是其中之一。到了赵宋之际，战乱已过，国家平静之后，有四明知礼（西元九六零—一零二八年）出而再兴中国的天台宗风，故在南宋咸平三年（西元一零零零年），日僧寂照（惠心僧都源信的弟子），将本书送到了中国的浙江省奉化地方，登岭之灵山，解篋出卷於遵式（武林天竺寺的慈云忏主，西元九六零—一零三二年）之前(注二)，当时的遵式，对於本书嘉许不已，且为制序，又藉朱公由页的助力，将本书模板，广为流布。此为本书在中国再度流通的开始，在此之前，初度流通的文书记载，则不易求得了。

在此之后，经过一百馀年，到了南宋宣和三年（西元一一二一年），智涌了然（西元一零七七一—一四一年）(注三)，为本书撰写《大乘止观法门宗圆记》（以下略称《宗圆记》）五卷；又过五百多年，到了明末时代的益智旭（西元一五九九—一六五五年）(注四)，撰有《大乘止观法门释要》（以下略称《释要》）四卷。再过二百六十八年，到了民国的癸亥（西元一九二三年）之夏，宁波观宗寺的谛闲，述作了《大乘止观述记》（以下略称《述记》）二十卷。以上三位大师，均以真挚和虔诚的态度，抱着弘扬本书的志愿，来为本书作释，因此，本书之在中国佛教界，自始即未怀疑它不是出於南岳的作品。

现在，再就有关本书流传的各种史料，加以论述如下：

（一）本书在中国的流传

1·寂照（又称寂昭）之来华与遵式的流布据说，日僧寂照，於咸平年间（西元九九八一—零零三年），将本书还传至中国，在此以前，有关本书在中国流布的资料，迄今尚未发现过。至於寂照来华的事实，以及本书从那以后又在中国流布的消息，可从如下的资料中得知详情：

(1)根据遵式为本书所制的序文——〈南岳禅师大乘止观原序〉曰：「噫！斯文也，岁月辽远，因韬晦於海外；道将复行也，果咸平三祀，日本国圆通大师寂照，锡背扶桑，杯泛诸夏，既登岭，解篋出卷。天竺沙门遵式，首而得之；度支外郎朱公由页，冠首序，出俸钱，模板，广而行之。」(注五)

(2)朱由页为本书作的序文所记，亦与遵式的序文相似，他说：「嗟夫！斯教虽大显示后来者，而人世未之普见。流于海外，逮五百年。咸平中，日本国僧寂照，以斯教，航海而来，复归圣朝。」(注六)

(3)以上二种，戴於智旭的《释要》之首，智旭本人，亦信此说为实，故在他自着《释要》的本文中，也有这样的记述：「今试细读，实为圆三止观总纲，文不繁而义已备，独慈云忏主五百年后，序而行之，迄今又将五百馀年。」(注七)又说：「按此法门，唐末流散海外，有宋咸平三年，日本国寂照，持此本至四明，慈云师得之，为作序流通云。」(注八)

以上三人的意见虽同，但是，朱由页谓：「流于海外，逮五百年」；智旭则称：「唐末流散海外」。若据前者所言，自南岳大师之后，本书即流於海外，而未传於中国本土了。《佛祖统纪》则与后者之说相当，在其《山家教典志》卷二五之中，所标「南岳《大乘止观》二卷」项下，有如下的一段记述：「唐末教典，流散海外，本朝咸平三年，日本国寂照，持此本至四明，慈云得之，为作序云。初卷开止观之解，次卷示止观之行。」(注九)

由此看来，宋之咸平三年（西元一零零零年）或咸平中，因为日本僧人寂照之来华，而得到本书如慈云忏主遵式那样的人，并未对其是否出自南岳所着的真伪问题，发生任何怀疑，唯以欢欣之情，为之制序，并请朱由页，为之出资刊出。

2·本书的三种注释书

(1)《宗圆记》五卷，收於《续藏》九八册，宋代的了然所述。这是将《大乘止观》，视为南岳大师亲撰，并以圆教的观点，来作的一部书。不但未对撰者的问题置疑，且系以其极为虔敬

的态度，作了细密的疏释。他是采用逐字逐句的全文解释的方式，然而，通览其全书，约可举出如次的三项特色：

所释文旨，力求与天台智顛的止观会同来看。故在其述撰着《宗圆记》的十种因缘之第一条，便说：「欲会天台所说止观与师不殊故」(注一零)。他确信本书是南岳所撰，又在重视传统相承的信念下，也确认天台止观的源头，便是南岳的本书。例如他为南岳读《法华经》十如是文所作的辩护(注一一)；又以天台的一念三千，意想本於南岳(注一二)；另说本书的止观体性之三性，和天台的《摩诃止观》之〈正修章〉同一意趣(注一三)。并且论及南岳止观与天台止观之同异(注一四)；一性与三千性相，是异名同体(注一五)；南岳的《大乘止观》，乃属於天台止观中的圆顿止观(注一六)。纵览《宗圆记》全书，几乎处处弥漫了这种意愿的倾向。

精简本书中所用名相义理之与《起信论》及唯识论等所用之异同点。《大乘止观》采用的法相，类同并出於《起信论》及唯识论等者不少，了然对于这些，为了自他之立义不同，避免自宗与他宗混同起见，作了苦心的简别。例如将一心与真如(注一七)；业识、转识、现识、虚状等(注一八)；二种如来藏，如实空和如实不空(注一九)；体、相、用之三大(注二零)等，与《起信论》所作之对比。又以三性之名义(注二一)，转识得智之意义(注二二)等，和唯识比较，而作的同异公辨。

详细判析与本书文字相关的名相教义。了然不仅条释正面的文意，并且对于关联的名相教义，提出种种的问题，加以申论解释。这在《宗圆记》卷首所标多达五张纸四百三十多项的「条个」之中可见，他在撰着这种疏释书时，对于天台教学中的许多问题，提出了他自己的见地(注二三)。

(2)《释要》四卷，现收於《续藏》九八册，明代的智旭所撰。在对于本书撰者的问题上，智旭也和了然相同，毫未置疑，并且也是全部依照着天台教义的观点，予以解释的。他一开始，以能起所起等八门十六双义，解释「大乘止观法门」六个字的题义，很巧妙地以此点示出了本书的要旨，为读者简略地提供了全书的纲领。这部《释要》，系以适当的科判，分析论文，显彰文意。大体上说，智旭的见解，乃以本书和天台止观，是站在「名异义同」的立场，故将本书的一心，视为真如心，即是现前一念的妄心。以本书中止观境界的三性，来会通《摩诃止观》的十境(注二四)；或以《摩诃止观》的十乘，来配合《大乘止观》全书的纲领(注二五)。又对本书所用阿梨耶识、觉不觉、如来藏之名义，以及三性三无性等的名义，均依《起信论》和唯识论等作解释，最后即达成了与天台之本义相融合的目的，使得本书成为天台化的止观法门，同时肯定了它的价值。比起了然的《宗圆记》，智旭的《释要》，稍嫌简单了一点，但对初心入

门者而言，想要求知《大乘止观》之大纲的话，那又宁可舍彼而取此了(注二六)。

(3)《述记》二十卷，民国增修《大藏经》会校印，浙江省观宗寺谛闲说，德明、圣性、圣心笔记，江妙煦胜观居士「演述」并制序，民国癸亥（西元一九二三年）夏，经历八个年头而完成，根据其序文所称：「教传震旦，去圣时远，障深莫辨夫津涯，慧浅罕窥其宗趣」，「於是南岳大师《大乘止观》，慨焉有作。」可知此书的态度，也和《宗圆记》及《释要》相同，视本书为南岳的亲撰，而以天台智顛的教学思想，加以注释。例如他以天台的三止三观及三谛说，解释本书的止观法门(注二七)；又将天台的四教判，来配合本书的圆融义(注二八)；以天台的百界千如及一念三千，来解释本书的性染与性净之俱时具有义(注二九)；更以为本书的三性三无性，乃与天台的三智三谛是同义异名(注三零)。此书比之以《宗圆记》及《释要》，有两个特点：一是夹释夹议，并加附注，读来要比较容易明了；二是强调极乐净土的欣求(注三一)。唯其对于考证事例，稍感疏略。

3.见於僧传及经录的有关资料在僧传之中，对于本书的揭载，仅见於志磐的《佛祖统纪》，此书撰成於南宋度宗咸淳五年（西元一二六九年），乃在寂照来华之后的二百七十年了。至於其他各种的南岳传记之中，例如道宣的《续高僧传》卷一七、《大唐内典录》卷五，以及《景德传灯录》卷二七等，均未提及《大乘止观》这部书。《佛祖统纪》的「慧思传」(注三二)，主要是根据《续高僧传》的资料所写成，只是插入了「《大乘止观》二卷」的记述(注三三)。不过，从「唐末教典流散海外」，而考察遵式的序文所说：「斯文也，岁月辽远，因韬晦於海外」(注三四)，以及朱由页所说的：「流于海外，逮五百年」(注三五)等之文献，可知本书之在中国的散佚(注三六)，是在有名的唐末五代之际了。尤其从遵式及朱由页之未提及本书在其时代之前的流传情况，更可确证。但在本书出现之后，以迄唐末之世的数百年间，为何也没有关于本书的文献可稽呢？此到后面，再予分析。

在经录之中，载有本书者，则有《大明三藏圣教北藏目录》一五三五一一途；《大明三藏圣教目录》一五二七一一践；《大清三藏圣教目录》一四七六一一穀等。此等经录，均系出於寂照携带本书来华之后的事了。在《续藏》所收智旭撰《释要》之卷头，除了附录了遵式及朱由页的序文，尚有居士单照於乾隆五十四年（西元一七八九年）写的重刊序文，以及於道光六年（西元一八二六年）比丘尼悟德圆通所写的校正补刻序文(注三七)。此两序文，虽可使读者明白，到了晚清之际，尚有僧俗，弘传本书，於思想的考察，则无关宏旨。

（二）本书在日本的有关记载

1.奈良朝古文书本书究於何时传入日本，无法明了，但从已知为奈良中期之古文书的现存者

中，對於本书的记述，毋宁是日本，而且是中日两国的最古资料，现在，依其年代的顺序，分条说明其出现於古文书的年代如下：

天平十九年八月及十一月（唐玄宗天宝六年，西元七五七年）条下(注三八)：「十七日充纸卅张，十一月廿日充六十张（正用五十四，六张者自先欠）。以上《止观法门》一卷料。」

天平胜宝三年五月廿五日（唐玄宗天宝十年，西元七五一年）条下(注三九)：「《大乘止观论》一部二卷，迁禅师述。用纸七十张，一卷 禅师(注四零)，一卷曲授禅师述(注四一)。」

天平胜宝五年五月七日（唐玄宗天宝十二年，西元七五三年）条下(注四二)：「又《大乘止观法门》，南岳思禅师授以明心道。五十四张。」

又有一条的年月不详，而其亦有如下的记载(注四三)：「《大乘止观法门》一卷，南岳思禅师曲授以明心要。五十四纸。」

以上四例，可注意者，乃其所述的作者，却有三说：及条，大致相同；条未说作者何人；条则谓「迁」及「」两禅师，各述一卷。这是相当使人困惑的事了。

2.智证大师圆珍（西元八一四—八九一年）之所引除了奈良朝古文书之为记载本书最古的文件之外，對於现行本书文字之引用得最早的人，当推圆珍所撰的《法华论记》了，该卷四(注四四)之引文均与现行本的本书一致。

3.惠心僧都源信（西元九四二—一零一七年）之所引源信即是将本书送返中华的寂照之师，他所写的〈法华辨体〉一文，虽系短篇，對於本书的引用，前后竟有五 次之多，而达五百馀字。遣用文字虽有多少出入，大体要领一致(注四五)。

4.理法房珍海（西元一零九二—一一五二年）的述珍海所着的《三论玄疏文义要》卷五(注四六)，以「性染有无事」为题，述本书的「染性本具」说，其原文如下：「有《大乘止观》两轴，是南岳思禅师作，又有本题下云，昙迁法师制云云，彼云法性本非染净，而须有染性，能生染用，亦有净性，能起净用也云云。今谓此言，有甚意趣，谓真如本性，虽非染净，而能缘起染净两用。其净用之性，说为净性，非性是净；其染亦尔，染之性故，说为染性，非性是染，此是非染，纵为染。末代浅学，执此为极，甚可悲愍！甚可悲愍！当知性恶是人推，尽非经论中之所说也。」

在佛教学中，性染思想，乃是本书的创说，亦为天台性恶思想的根源，此待第三章的第四节中，再作申论。

5.宝地房证真（平安之末—镰仓初期）之考察证真大概是西元一千二百年顷的人物，关于他的生死年月，尚无定说，生地亦不详。据说他阅《大藏经》，先后达十六遍，乃是比山的一位大学者(注四七)。他所着的天台《三大部私记》，皆为其后日本天台学者视为研修的指南，故从享保（西元一七一六—一七三六年）以来，证真已被山家（睿山）学者，尊称为中古之哲匠。对于本书的是否出於南岳的真伪问题，在日本的天台家学者之中，即是证真的《三大部私记》，首开发难的端绪。主要者有如下的两端：

(1)在《玄义私记》卷五(注四八)，有这样的一段问答：「问：《大乘止观》云：一念创始发修之时，无明住地即分灭也(注四九)，故所起智慧，分分增明，故得果时无明灭也(注五零)。彼文意云，通惑断时，别惑亦断，但相微难知，而实断也。」

「答：或指伏名断。又彼文恐非南岳所出，文势不似大师笔故，义势不似馀部故。及《景德传灯录》二十七「南岳传」中（中略）不云《大乘止观》也。」

「问：若尔，何故和汉诸师，皆云大师所出？」

「答：未知所由。」

(2)又在《摩诃止观私记》卷八(注五一)，也有如下的一段文字：「彼文未必同今宗义，一者法性生一切法，今家判属别教自生句也。二云由一心故，大小相入，此同仁王私记所引他义。三云大菩萨留烦恼。四者南岳诸传，不举此文。五者文艺不似馀部故。六者本题下注云昙迁撰，或本云遥恻撰。故未必定南岳说，然山王院法华论记等，并云南岳也。」

此外，引用本书者，尚有三处(注五二)，虽未论及真伪问题，却在引文之前，加上了「《大乘止观，未知彼宗意」的说明。

6.日莲（西元一二二二—一二八二年）之引述镰仓中期的日莲，由其全书之中，发现了他曾两度引用本书，他虽未作任何批评，但其对于《大乘止观释》（恐系指的《宗圆记》）以及遵式为本书所作序文的引用，在本书的流传史上，也是不可忽视的事。现在将其分别抄录如下：

(1)《当体义钞》(注五三)中说：「但真如妙理，有染净二法，云事证文虽多之。《华严》云，心佛及众生，是三无差别文，与《法华经》诸法实相文，不可过也。南岳大师云，心体具足染

净二法，而无异相，一味平等云云。又明镜譬真实一二也。委如《大乘止观释》。」

(2)《显佛未来记》(注五四)中说：「汉土《大藏经》中，小乘经一向无之，大乘经多分失之，自日本寂照等少渡之，虽然无传持人，犹如木石，带持衣钵。故遵式云，始自两传，犹月之生，今复自东返，犹日之升等云云。」

日莲的汉文文章，很不易读，今读其第二例，更知他抱有极浓厚的民族情感。

7.贞舜（西元一三三四—一四二二年）的记述在贞舜所着的《七帖见闻》卷一中，标着「大乘止观南岳御释欵事」之下，有如次的一段记述：「《大乘止观》南岳御释欵事？答：或日记云，大华严寺昙法师述云云。既依《起信论》，而彼论时代隋前后，非南岳所览。又《传灯录》举南岳释中，不出《大乘止观》。又了然法师《宗圆记》，南岳释有《无诤三昧》，恐是《大乘止观》欵云云。而《大乘止观》、《无诤三昧》共，日本有之，非同本云云。但《大乘止观·序》，南岳释云云。又三河入道寂照，入唐归朝时，《大乘止观》随身，南岳释披露可寻之也。」(注五五)

这是继证真的《三大部私记》之后，日本学者之第二人，对于本书之真伪，产生怀疑者。当然，贞舜的此一考察，乃是相当粗率的。例如寂照来华，当我宋世，宣称「入宋」，他却说成了「入唐」。

8 其他除了以上所述的重要资料之外，和本书有关的日本记述，尚有许多。

(1)《东域传灯目录》(注五六)，载有：「《大乘止观》一卷，昙迁撰，未详真伪。」又在《诸宗章疏录》(注五七)第一，也有同样的记述。

(2)《大乘止观见闻》一卷，泉尊记，贞和五年（西元一三四九年）写，京都妙法院存。

(3)《大乘止观释要杂套》二卷，写本，大正大学藏，一三三·六七。

(4)《大乘止观颂讲义》一卷，存於佛教通俗讲义之中，释清潭述，明治三十八年（西元一九零五年）刊，大谷大学藏，馀洋六零九。

(5)《大乘止观颂注》一卷，此系德川幕府时代，日人妙立慈山（西元一六三七—一六九零年），对本书正宗分末尾的颂文，作的注释。刊於元禄四年（西元一六九一年），现在三处备存：龙谷大学二六五一·一，大谷大学馀大二六零七，立正大学A一二·四零三。

(6)《大乘止观真伪》一卷，豪实记，写本，现存於比山的无动寺。

(7)除此之外：光谦（西元一六五四—一七三九年）曾於其所着的《止观开讲要议》中，对本书

引用了两个问答；普寂（西元一七零七—一七八一年）在其《起信论义记要决》、《止观复真钞》、《集注论要》的三书之一，把本书列为伪书。

(8)明治以后，日本佛教学界，对于本书所作的议论者，大约有如下的十一篇文章可查：

[1]天纳中海氏的〈大乘止观法门 真伪 就〉，《四明徐霞》第二六二号，明治四十年十月十日。

[2]大野法道博士的〈南岳慧思 学风〉，《佛教学杂志》一卷三号，大正九年。

[3]村上专精博士的〈大乘止观法门 作者 就〉，《佛教学杂志》一卷一号，大正九年。

[4]望月信亨博士的〈大乘止观法门〉，《佛教大辞典》，四卷三二零页。

[5]布施浩岳博士的〈南岳大师 天台学〉，《宗教研究》三卷五号，大正十五年。

[6]平了照博士的〈南岳大师 着书 真伪〉，《山家学报》新一卷四号，昭和六年。

[7]高桥勇夫氏的〈大乘止观法门 撰者 就〉，《佛教研究》六卷四条，昭和十七年十至十二月号。

[8]高桥勇夫氏的〈大乘止观法门 内容 关 研究〉，《东洋大学论纂》二号，昭和十七年。

[9]安藤俊雄博士的《天台学——根本思想 展开》一七零页。

[10]本幸男博士的〈性起思想 恶 就〉，《印度学佛教学》五卷二号。

[11]关口真大博士的《天台止观 研究》九二页及一二七页、一三四页。

注解：

注 一、《大正》四六，《缩藏》阳四，《续藏》三二·九页。

注 二、依据《释门正统》、契嵩所撰之《行业记》，以及《谭津文集》卷一五。并参照陈垣氏的

《释氏疑年录》二零四页。

注 三、根据《释门正统》，参照《释氏疑年录》二五五页。

注 四、依据《新续高僧传》卷九、《灵宗论》卷首自传、《释氏疑年录》四零七页。

注 五、《大正》四六·六四一页下；《续藏》九八·四三七页 D—四三八页 A。

注 六、《大正》四六·六四一页上；《续藏》九八·四三七页 B。

注 七、《续藏》九八·四三八页 A〈大乘止观释要自序〉。

注 八、《续藏》九八·四四零页 B。

注 九、《佛祖统纪》卷二五，《大正》四九·二五八页上。

注一零、《续藏》九八·三五九页 D。

注一一、同右，三八六页 C。

注一二、同右，三八八页 A。

注一三、同右，四一六页 D。

注一四、同右，四二一页 D。

注一五、同右，四二二页 B。

注一六、同右，四二五页 A。

注一七、同右，三六二页 B。

注一八、同右，三六四页 B—C。

注一九、同右，三七八页 C。

注二零、同右，四一一页 C。

注二一、同右，四二零页 A。

注二二、同右，四二九页 A—C。

注二三、《佛书解说大辞典》第七卷三零五页 C—D 参照。

注二四、《**卍**续藏》九八·四四一页 C、四六八页 A。

注二五、同右，四七五页 A。

注二六、《佛书解说大辞典》第七卷三零四页 A—B 参照。

注二七、《大乘止观述记》一七页。

注二八、同右，六六页。

注二九、同右，九六—九七页。

注三零、同右，二零七页。

注三一、同右，一三九页等。

注三二、《佛祖统纪》卷六，《大正》四九·一八零页下。

注三三、同注九。

注三四、同注五。

注三五、同注六。

注三六、岛地大等氏的《天台教学史》第三编第一章第一节（《现代佛教名著全集》九·二八九页上）中说：「从来之诸宗，悉皆绝迹，经疏零落，几至全部烟灭。」

注三七、《**卍**续藏》九八·四三七页 A。

注三八、《大日本古文书》九·一四页；东洋文库刊行石田茂作之《奈良朝佛教研究》附录；《奈良朝现在一切经疏目录》二六一九号，至於此目录所载的「天平十八」实系「天平十九」之误。

注三九、《大日本古文书》一一·五六六页；《奈良朝现在一切经疏目录》二六三六号。

注四零、在《奈良朝现在一切经疏目录》二六三三号项下，有「**𑖀**禅师」三字。

注四一、「曲授禅师」的「曲授」二字，与现行本书卷首之「南岳思大禅师曲授心要」的「曲授」二字相同，值得注意。

注四二、《大日本古文书》一二·五二五页；《奈良朝现在一切经疏目录》中缺此记载。此项文书在《正仓院文书》，写为《奉写章疏集传目录》。

注四三、《大日本古文书》八·五二六页；《奈良朝现在一切经疏目录》二六二零号，虽其年代不详，却以其类推而被收於「天平十六年十二月廿四日」的条目之次条。

注四四、《智证大师全集》一·一二四页；《日本大藏经》的〈诸大乘论章疏〉一·一四一页。

注四五、《惠心僧都全集》三·二七五—二八零页。

注四六、《大正》七零·二八零页中。

注四七、天纳中海氏「大乘止观法门 真伪就」，《四明馥霞》二六二号六页（明治四十年十月十日）。

注四八、《大日本佛教全书》中的《三大部私记》二零七页。

注四九、本书卷一，《大正》四六·六四三页中。

注五零、本书卷一：「得果时迷事无明灭也」。《大正》四六·六四三页中。

注五一、《大日本佛教全书》的《三大部私记》五四一页。

注五二、《玄义私记》五末二十三丁、三十丁、《止观私记》五末三丁。

注五三、《日莲圣人遗文》昭和定本一·七五八页。

注五四、同右，七四一页。

注五五、村上专精氏的「大乘止观法门作者就」，《佛教学杂志》一卷一号（大正九年六月十日）参照。

注五六、日本永超所集，卷一，《大正》五五·一一四五—一一六四页。

注五七、日本谦顺所撰，三卷，现存於《大日本佛教全书》的《佛教书籍目录》第一。

此检体版资料录自法鼓全集 HTML 版（繁体）